

## 第三回 巧相逢月下追環 小姻緣店中合巹

詩云：

繡簾不捲春雲暮，屏障雪衣嬌欲拓；緣淺休歌陌上桑，小立欄前看紅雨。

說向花神低翠鬢，第嫌淚點白斑斑；三山青鳥何時至，回首啼鶯去復還。

原來西湖上景致，與別處不同。別處景致，看了就討回頭。那個西湖，是大郡所在，畫船簫鼓，過往的也在這裡盤桓，本地的也在這裡搖擺。所以不論早晚，佳人才子，聚會的甚多。

有一個揚州府，江都縣的鄉紳姓王，在福建路做學校提舉司，任滿回來，路經錢塘。本身一隻大船，家小又一隻大船，因西湖好景，隨即換了湖船，暫住幾日。他的家小不多，夫人吳氏，單生下一位小姐，年方二八，小字玉環，連年隨在任所，還不曾許聘人家。那小姐生得花容月貌，便是月裡嫦娥，也讓他幾分顏色。

宋玉云：「增之一分則太長，那高底鞋自然著不得；減之一分則太短，那觀音兜自然帶不得。著粉則太白，那粉撲兒一年也省了多少錢，施朱則太赤，那胭脂邊不消到浙江去買。」

真正翻若驚鴻，宛若游龍。若是見他一見，便一千年也想像不了。又兼文才淹博，技藝精工，子史百家，無不貫串，琴棋詩畫，各件皆能。他心中最愛的一件樂器，是個琵琶，那是西蜀出的邏檀木所制。溫潤可愛，帶著幾條淥水蠶絲的弦，終日彈的音調，就是鈞天廣樂，也沒有這般好。那小姐不惟容貌過人，性情又甚端淑，閨中不輕一笑，對鏡亦無可憐。不知那個有緣的，撞著這樣一位莊嚴的小姐。

這話休題。

卻說趙雲客自下船以來，竟到西湖換船。他盡想隨風轉舵，遇著個俊俏佳人，即不能夠竊玉偷香，也還要看個下落。誰想把船一泊，正泊在王鄉宦家小船邊。那一夜是三月望日，風恬月朗，好一段夜景。雲客船上，張起燈來。四邊也有吹簫唱曲的，也有擊鼓放花炮的，鬧了二更有餘，也就寂然靜了。

那錢金兩個，先去睡著。雲客獨到船頭，四顧清光，飄飄然如凌雲仙子。回頭一看，只見旁邊大船頭上，簇擁一伙婦人，異香襲襲。

雲客仔細看來，內中一個竟像瑤台上飛下來的。雲客心忙意亂，不敢輕易開口，看了一回。那女人見近邊船上，立著一個男子窺探，也就進船去了。雲客口內不言，整整思量了半夜。

你道船頭上是什麼人？卻就是回揚州的玉環王小姐。止因他家范謹飭，日間只好在官船中坐。雖則紗窗內可以寓目，外邊人卻不見他一絲影兒。那一夜月色又好，吹簫擊鼓的又去了，正好同夫人侍女在船頭上看看景致。不想被那一個有情郎瞧見，正是天生緣分，合著這樣湊巧事來。

趙雲客一夜不睡，巴到天明，即便起身，急急梳洗。走到船頭，並沒處看見一個婦女。道是昨夜船上，莫非又是屏風上的美人跟來出現？

正思想間，看那傍邊大船上，貼一條欽差福建路學校提舉司大封皮，便知道是一家鄉宦的家校望見船工水手，略略問他幾句，方才曉得真實。

雲客口雖不說，心中思忖道：「我這一段情意，不見也罷，見了如何擺脫？」

坐在船中與錢金二位，粗粗講幾句斯文的話，心生一計，一面先打發那老成的家人回去，說道：「遊玩兩日，就歸來。」

坐到第二日，那王家船竟要回了。雲客撇了二位，私自買只小船，帶些隨身盤費，跟隨王家大船，一路相傍而行。追到揚州，竟入城內去了。

那王家好一所大宅子，正住在揚州府前相近。裡面家人童僕以百數。

雲客想道：「他小姐歸到家中，就是飛也飛不到他裡面去。我如今若要罷手，正如獵狗見了兔子，雖是深入穴中，怎肯回頭不顧？若是要他相遇，又像先生虛了館職，只好街上閒走，那得學生見面？若待思量計策，又恐怕像個醫生用錯了藥，不惟無功，反貼一頓打罵。如何是好？」

思想一回，忽然笑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我是隔省之人，無人認得。不妨假做小廝，投靠他家。倘若能夠相逢，訴出緣由，自然小姐不棄。」

便寫一張靠身文書，竟往王家門首，直入進去。只見王家宅內，喧喧嚷嚷，說道：「老爺即日赴京覆命，並無一人揣著。」

雲客無處安身，仍出門來。身邊只帶盤纏，並隨身幾件文墨之事，一時無從安置，慢慢行來。偶到瓦子鋪前，見一賣酒人家，且買些酒吃。看那裡面幾間房子，到也乾淨，便對主人道：「我有一事到此，暫借尊處歇宿幾日。即送房金一兩。」

那賣酒的一個老人家，姓孫，號孫愛泉。只因祖上傳習賣酒為業，鄉鄰嘲笑他子孫慣喝白水，招牌上又寫著泉酒出賣，所以送個號叫孫愛泉。那愛泉年紀有五十餘歲，生得一子一女。一子綽號孫飛虎，因他是個本府堂上公差，眾人說道：「西廂記上有一賊徒，叫孫飛虎，他和尚寺裡寡婦人家，也要抄掠一番，如今做公人的翻了面皮，那個沒有虎性的？不要說平民，就是冤屈錢，也掠得幾貫。況兼府堂上，比下縣更加一倍。」

又見那孫家兒子為人剛暴，便綽號他做孫飛虎。他也隨人叫喚，竟不改名。

一女名孫蕙娘，年紀一十七歲，雖不能夠淹通書史，也略識幾字。人才俊雅，容貌到有九十分。生平不喜涂脂抹粉，竟作個村妝打扮，風情綽約，自是不凡。

少時攀一賣米鋪家，常顧飢荒賣些貴米。他兒子被人咒死，蕙娘竟望門寡了。雲客一進了門，便撿一間精潔房子，把隨身行李安

好。孫愛泉見他斯文模樣，又且儀容標緻，時常煮些好茶，取幾個點心與雲客吃。一應茶飯，裡面

誰知趙雲客是個俊俏兒郎，又乖又巧，出外買些好物，只說杭州土儀，送與愛泉妻子。愛泉妻子是熱心腸的老人家，見雲客甚是慇懃，就認做至親一樣。他女兒雖在裡面，也不十分顧忌。

住了兩日，雲客出去打聽王家消息，那王鄉宦還不曾起身，傍晚回到寓中，劈面正撞著孫蕙娘。

雲客深深作揖道：「小生連日在此攪擾，心甚不安。」

那蕙娘也不回言，竟望裡頭走進去。雲客也進自己的臥房。

當日蕙娘心上，思想起來：「吾家母親說新租房的一個書生，人才生得甚好，且兼德性溫存，想是好人家的兒子。不知甚事，獨自一身，在此居祝看他衣服行李，也不像個窮人。」

心上就有幾分看上他的意思。雲客自見蕙娘之後，把王家小姐，暫時放下心腸。做個現財買賣的勾當，只是無處下手。

又過一日，愛泉夫婦，要到岳廟中，還一個香願。商議買些香燭，第二日出門。雲客早已得知，到那一日，絕早催做飯吃，要早出去乾正經事。

愛泉夫婦喜道：「我兒子差牌下鄉，家內又無媳婦，獨自女兒一個。幸喜得那租房的官人早出去了，我兩人還了香願，晚間便回來。」

不想雲客是聰明人，預先要出去，無非安那兩個老人家的，使他女兒不消央人相伴。及至上午，買些好綢緞，兌些好首飾，帶在身邊，竟到店中來急急敲門。蕙娘在裡頭，道是母親決然忘了東西，轉來取去，即便開門。

只見雲客鑽身進去，便掩上門來，不慌不忙，走到蕙娘房裡說道：「我趙雲客是杭州有名的人家，雖是進了學宮，因無好親事，還不曾娶得妻子。前日有事到揚州街上撇然見了姐姐，道姐姐決不是個凡人，所以打發家人回去，獨自一身，租住在此。今日天遣奇緣，有此相會，若是姐姐不棄，便好結下百年姻眷，若是姐姐不喜歡有才有情的人，請收下些些微物，小生也不敢胡纏。」

便將綢緞首飾，雙手送去。但見滿身香氣氤氳，一段恩情和厚。

你道蕙娘怎樣打發？那蕙娘雖則小家，人才卻也安雅，說道：「官人既是讀書之人，自該循規蹈矩。那苟合之事，本非終身之計。這些禮物一發不該私下餽送。」

虧那趙雲客絕頂聰明。聽得蕙娘「終身」二字，即曉得他有夫婦之情，說道：「小生非是閒花野草的人，任憑姐姐那樣吩咐。小生當誓為夫婦。」

只這一句頂門針，就針著蕙娘的心了，蕙娘歎口氣道：「我這樣人家，也不願享得十分富貴，但恐怕殘花飄絮，後來便難收拾。」

雲客放下禮物，雙手摟住蕙娘，溫存言語，自然有些醜態。

你道蕙娘為什麼這樣和合得快？只因趙雲客連住幾日，那些奉承愛泉夫婦，與夫燒香讀書，凡事慇懃，件件都照著蕙娘身上。蕙娘也是個聰明的，所以兩邊便易容和合。就是左右鄉鄰人皆曉得愛泉平日是個精細人，自然把女兒安插得停當，那一日都不來稽查。

正是：

婚姻到底皆天定，但得多情自有緣。

說這趙雲客見了蕙娘，但與他敘些恩情，講些心事，約道如此如此，即走出門，仍舊往別處去。

看官，你道別人遇了婦女，便好親個嘴，脫衣解褲，先要上牀，煞些火氣。

那雲客為何只敘心言，便走出去？

要知天下女子，凡是善於偷情的，他腹中定埋一段躊躇顧慮之意，始初最不輕易露些手腳。不比對門女兒，煙花質地，一見男子，便思上牀的。他雖是心上極種愛的人，頭一次相交，必有一番駕馭男子的手段。卻把一個情郎能給在掌握之中，那時任其調度，全無差失。

此正是聰明女子要佔先著的意思。

看官們曉得的，但凡男女交情，若至上身幹事，那先著便被男子占了。婦人雖甚狡滑，只好步步應個後手。所以鶯鶯偷那張生，明明約他夜間來做勾當，及至見面，反變了卦，直使張生見了鶯鶯，疑鬼疑神捉摸不定，方才與他交合。

那蕙娘是有智巧的，不是一味專要淫欲，雲客窺見其心，反放一分雅道，他自然心服，留這好處，到後邊慢慢的奉承。此又是聰明男子，識透女子的心性，故意把先著讓他，以後的事便十拿九穩。仍舊出去，並安插他父母回來的念頭，這是偷花手一毫不走漏的計較，也是雲客第一次入門的手段。

愛泉夫婦，還了香願回家，看看天色昏黑，叫女兒開門點燈，還不見那趙官人到來，心上一發歡喜。只說他讀書人有禮體，見我女兒一個在家，故此來得稽遲，若是那個官人來，急急備飯與他吃。不知讀書人在外面裝點，若要他心內果然有禮體，則怕明倫堂上難得這個好影子。況且女兒的計策，比老人家更高一層。

雲客約至初更，才提燈籠進愛泉店裡。

愛泉歡歡喜喜說道：「官人在那裡幹事？這等晚來！」

雲客道：「見你兩個老人家出去燒香，知道無人在家，不好就回來得。」

愛泉笑道：「為我出去，帶累官人來夜了，恐怕肚飢，喚媽媽速備飯來。」

雲客道：「你老人家一日走勞碌了，飯便慢些也罷。」

雲客坐定，愛泉取飯來吃。因他外邊燒香，這一晚便是素飯，雲客吃完了，抽身到自己房裡去。這一夜工夫就比以前不同了。你道有何不同？方才晚間約成的計，必定如何發落。

評：

前趙雲客立誓要娶第一種美人，乃今未遇玉環王小姐，而先交蕙娘。毋乃羊質虎皮，見草而悅耶。

作小說者，辟盡從來俚語，專以佳人才子之配合，調天造地設的一種至情。

而忽有輒於酒店中，何也？

蘇庵曰：「否否。」昔朱文公自白鹿洞講學之後，喚諸弟子從了，周流四方城迷下蔡之色。文公佇立階前，身不轉移，目不交睫，心志。

一日忽到一村落間，偶見一家女子，嫣然態度，頗有感陽惶惑，恍然若失者久之。

諸弟子進曰：「先生講學有年，一切功名富貴，視若浮雲。今乃遇一女子，而不能定情，將何以賢賢易色之文訓弟子也？」

文公於無意中，為諸弟子所誚，猝然無以自明，因對弟子解嘲曰：「小子何見之淺耶？我所以佇立階前，恍然若失者，豈因一女子哉？蓋有謂也，夫茅簷之下，尚有絕色，四海之廣，豈無大賢？」

只這一句，便開諸弟子，多少觸類推求的法門。世人只知珠翠成行，便是佳人；不知苧蘿村中，原無金屋玉堂之地。

此蕙娘有情，天作之合，自然不沉沒於賣米鋪家，而留以待雲客也，有以夫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繡屏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